

增批歷代通鑑輯覽

明

宣宗皇帝

宣德元年春正月命侍郎黃宗載一名屋字厚等清理天下軍伍時軍伍頗缺衛所勾軍州縣多不以實

之宗誅求不已有興州軍士范濟詣闕言之乃命宗載等十五人分往直省清理之其後定清軍例二十四條

遣京卿給事中御史以為常

三月以禮部左侍郎張瑛形臺人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初帝為皇太孫瑛以給事中與陳山沙縣人俱侍講

讀至是以舊恩遂有是命瑛善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而已帝亦弗重也陳山于明年正月亦拜謹身殿大學士

夏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征黎利先是利陷茶籠去年陳智方政討之敗績三月時渠魁未平小寇蜂起宣化賊

原賊黃若美留賊潘可利雲南寧遠州紅衣賊長攀俱叛附利帝降旨切責智政以通為征夷大將軍充總兵

官馬瑛為參將帥師討利尚書陳洽參贊軍務智政俱削爵充為事官明制凡以失律奪職職聽通節制通既

一日帝御文華殿塞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帝曰交趾自建郡縣以來用兵無窮歲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

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為如何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

多矣二十年之功棄於一旦臣等以為非是帝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俱在荒服之外

漢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以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況陛下

父母天下與此財帛較得失邪帝謂之乃下詔大赦交趾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職停採辦金銀香貨欲以弭賊而賊無悛心

五月詔毀身療親疾者不得旌表初洪武中禮部定議凡人子卧冰割股者不在旌表之例事見至是總旗明

兵志凡千百戶所各設總旗二小旗十衛整女母病篤剖肝煮液母飲之而愈禮部特為請旌帝曰孝親有違剖腹剖肝豈可為

孝若因此傷生則其罪益大所請不允

明宣宗皇帝

一

附和正宜相商
決策乃軍行甫
出國門而君臣
相顧已早為棄
地息兵之說歟
後王通但務講
和陳洽柳升相
繼戰歿喪師失
律坐為小醜所
困皆由於廟謀
之氣先鋒耳
內使之職止於
供給使令即今
讀書亦不過教
之識字記姓名
略解大義而已
特開書堂聚至
四五百人已不
免重視其事且
令大學翰林等
官專以授書為
務尤秦職守而
裴班聯若輩因
此遂得與外僚
日相習熟實開
寅緣結文之漸
宣宗於內使傳
旨必令覆奏始
行非不留心防
制乃必欲其深

始立內書堂 洪武中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算小內使為之又設尚寶監掌玉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永樂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開書堂於內府改刑部主事劉珏為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大學士陳山修撰朱祚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以為常於是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閣票批硃與外庭交結往來矣

京師地生毛

長尺餘

詔自今內官內使傳旨必覆奏始行 屢申諭部科而內官內使之擅傳旨者終不能禁部科亦不能違也

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高煦從國樂安永樂中高煦有罪自雲南徙封樂安事具前益怨望帝即位與其黨日夜造軍器籍丁壯

為兵破獄出死囚厚養之集旁近無賴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甲奪府州縣官民畜馬立五軍指揮王斌將前軍韋達左

軍千戶戚堅右軍知州朱四哨指揮韋弘章與千戶王五李智領之部署已定授王斌太師朱恆及長史錢壁尚書戚堅及典使

侯海都督教授錢常侍郎其餘各以差授職遣人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為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樂安

李濬家居變姓名詣京白其事山東文武軍民真定等衛所告變者亦踵至高煦遣親信枚青入京約英國公

張輔為內應輔立繫以聞帝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泰至高煦戚兵見泰曰靖難時非我出死力不得至是太

宗輕聽讒言削去護衛從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上舉口談祖制吾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因命泰觀其

軍馬兵器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爾歸報爾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吾所欲耳泰懼不敢言歸亦不以實對越

數日高煦所遣百戶陳剛齊奏至多所指斥索誅奸臣以夏原吉為罪首帝遣陽武侯薛祿職人行六軍中呼薛六後實更名祿

往討之夜召諸大臣入議原吉免冠謝死罪帝曰卿何為是言彼借卿為兵端耳休戚與卿共之命諸大臣坐

屏左右密語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張輔曰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不足煩至尊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

不自行故敢爾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邪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

通文墨甚至掌
奏批殊差假內

暨之手實不解
其何所取義至

正統初即有司
禮秉筆之事貽

害遂不可勝言
豈非立法之不

善耶

高煦不過一凶

暴無賴之人又

習見成祖以篡

得國遂萌逆志

其情事究與燕

兵有殊而高宗

亦非惠帝柔弱

可比高煦第乘

其新立逞心不

就竟能決意親征

故一聞六師壓

境如震退雷手

足已無所指則

其事半功倍固

時勢使然若僅

命將出師恐成

敗尚未可定且

所遣之薛祿聞

命色變甚至向
廷臣垂泣其懼

退語臣等泣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議遂決越三日發京師命鄭

王瞻埃襲王瞻塲屠帝帝在道馬上顧謂從臣曰卿等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破必先取濟南為巢

亦不暇攻護衛軍家屬在樂安豈肯舍之而南以朕計之高煦外強中怯敢反者以朕年少新立眾心

未附又謂朕不能自行他將來以甘言厚利誘之冀僥倖成事今朕來已履落敢出戰乎至即成擒耳

帝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高煦初聞薛祿將喜曰易與耳及聞帝親征始懼其黨有自拔來歸者帝厚賞之令

還諭其眾復遣高煦書曰張教失國本之貴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出倡謀者朕與王除過

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執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朝出戰帝聞令大軍暮

食兼行駐蹕樂安城北諸將壁其四門王試等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擊之聲如雷震諸將請即攻城帝不

許復再敕諭高煦又以敕矢射城中諭逆黨禍福城中多欲執高煦獻者高煦懼密遣人請降願假今夕訣妻

子明日出歸罪帝許之其夜高煦焚兵器及通逆文書火通夕不息昧爽帝移蹕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固止

之曰甯一戰死無為人所擒高煦給斌等復入宮潛從間道出為官軍所執帝以廷臣劾章示之令為書召諸

子同歸京師改樂安州為武定州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字致中東阿人留鎮焉

九月帝還京師遣使諭趙王高燾師還次單橋即單家橋注見前陳山迎謁請乘勝襲彰德執趙王楊榮以帝意令楊

士奇草勅士奇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嚴防之使無虞而

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請皆入以死諫二人入閣者不納帝召蹇義義以士奇言

白帝移兵事遂罷至京師帝語士奇曰議者喋喋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王與陛下最親陛下當保全之

無惑羣臣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臣章示王令王自處何如士奇曰得一璽書更善帝從之乃遣駙馬都尉

廣平侯袁谷壽州人尚成祖等奉書及羣臣所上章至趙王大喜已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且獻護衛言者

頓息自是帝待趙王益厚而韓陳山人尋入內閣帝問楊士奇曰陳山何如人對曰山寨學昧大

體帝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未幾命輟機務專授小內使書張瑄亦出為南京禮部尚書

明宣宗皇帝

卷一百三

蘇氏角監并覽

明宣宗皇帝

無能視建文
之李景隆相
有幾幸而宣
英斷且楊榮
之力贊親征
亦非齊黃輩
所及其功效
能不可同日
語也

趙王如果與
高

同惡自當聲
非加誅若其
與逆謀豈可
因

樂安之事遂
指疑以傷親
誼建文削藩
禍

前鑒非遠沈
高

河既已就擒
有

何羽翼堪虞
必

須剪伐乎陳
山

劉陽議移師
間

吾骨月其庸
妄

無異齊黃而
食

不更不可問
幸

四宣宗從楊
士

可之說曲予
保

否則無故相
建

不幾復效建
文之滋議耶
時也以直言
秋本屬仁宗

廢高煦為庶人。築室西安門內謂之逍遙城。并其諸子錮之。王斌朱恒等皆伏誅。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

北為民。天津山東諸都督指揮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帝親製東征記。備書其

事。後數年甯王權上書請赦高煦。不從。一日帝往視之高煦伸足勾帝仆于地。帝昇銅缸覆之。紅重三百觔。高煦頂負之。輾動乃命積戍于其上。燔之。逾時火熾。銅鎗高煦死。諸子亦死。

冬十月。釋李時勉於獄。復以為翰林侍讀。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言其得罪先帝者。帝震怒。命校尉縛以來。又

使即斬西市。毋人見。而時勉已為前校尉縛至。帝遙見罵曰。爾觸忤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曰。臣言諒闇中

不宜近妃嬪。望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氣稍平。時勉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

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太息曰。忠臣也。立赦之。復其官。

大雷電雨。

十一月。王通兵至交趾。遇賊於應平。交趾舊縣屬交州府。敗績。參贊尚書陳洽死之。通未至交趾。黎利弟善攻交州府。都

督陳清擊却之。參將馬瑛破賊清威。與下石室東關俱屬交州府。至石室。會通兵亦至。遂與之合。進次應平之甯橋。臨

河。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且駐師。規賊遁。不聽。麾兵徑渡。人馬行泥淖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大潰。死者二

三萬人。通被創走。尚書陳洽陷陳墜馬。左右欲扶還。洽叱曰。吾為國大臣。報國正在今日。揮刀殺賊數人。自刎

死。黎利在清化聞之。自將精卒疾馳圍東關。通本無將略。一敗即氣沮。陰遣人許為利乞封。不奉朝命。擅割清

化以南地界賊。令官吏軍民盡還東關。檄至清化。知州羅通不從。與指揮打忠櫻城拒守。利移兵攻之。不下。既

利犯交州。通出兵擊之。賊大敗。斬其偏官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諸將請乘勝急擊。通猶豫數日。賊得樹柵。而

掘濠。壘四出。攻掠遂分。兵陷昌江。都指揮李任前後三十戰。力竭自刎。死。復攻邱溫。邱溫去廣西憑祥止二宿。而

總兵官顧興祖擁兵不救。城遂陷。事俱在明年。昌江城在故諒江府南。邱溫城在故諒山府北。李任永康人。

十二月。遣安遠侯柳升征黎利。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會之。帝聞王通敗。大駭。乃命升充總兵官。保定伯梁

銘汝陽副之。都督崔聚懷遠充參將。尚書李慶字德孚參贊軍務。帥師由廣西赴討。又命沐晟及興安伯徐亨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過舉宣宗設未
舊所言何事豈
容不加詳察遽
令縛付市曹則
其後以威怒所
以嚴威未嘗非
鑒其無辜故為
曲折以顯其寬
有直臣之美但
其獲罪所由究
非先朝盛德而
必使之於大廷
庶數始為數息
稱忠將欲形已
之長竟不復為
仁宗少留餘地
於心果何以自
安且宣宗後此
於陳祚請議大
學行義籍沒逮
繫郭循徐諫工
作裏還射其
矢視金瓜撫擊
殆無以異
盾耶
金作贖刑古人
欽恤之義苟情
有可矜而罪非
不赦許其納米

新甯伯譚也從雲南進兵敕通固守以俟又以黃福仍兼交趾布按二司事與升等同行

打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是年凡十有一震

夏四月晉王濟熿有罪發為庶人初濟熿既構陷濟熿靜具幽其父子室中蔬食不給恭王宮中老嫗走訴

成祖盡得其構陷狀乃命釋濟熿封其子美圭為平陽王昇以恭王故田濟熿斬不與仁宗屢詔諭之不聽帝

即位高煦反濟熿與通謀其黨至京自首甯化王濟煥亦奏其弑母見事帝遣人察之皆寔乃免為庶人幽之

鳳陽同謀者皆伏誅

王通許黎利和介其使上表利圍交州久通閉城不敢出利益易之致書請和上表謝罪通欲許之集眾議按

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眾莫敢言遂遣人偕利使至京進表

及方物

秋七月松潘番叛遣都督同知陳懷合肥等討之松潘衛當發軍戍交趾將士憚行千戶錢宏與眾謀詭言番

叛冀免調都司果罷其役而發軍討番宏潛至番寨脅以大軍將致討逼取牛馬財物番本不反忽聞大軍且

至眾遂驚走約生番為亂殺指揮陳傑眾至五萬人合攻松潘城焚上下四關及諸屯堡又圍威茂疊溪注見前

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帝遣懷與指揮蔣貴字大富江都人合兵討之而梟宏於松潘以徇明年正月官軍連敗賊復

松潘平命
懷鎮其地

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白石至二石有差納者贓罪得不死徒流以下皆復用

不能納者雖笞杖久繫不釋往往至死後以御史張純言貧人罪輕者始免追擊

命都督僉事山雲徐州鎮廣西柳慶廣寧萬黃等糾合徭獍苗種劫掠臨桂桂唐縣今為諸縣鎮遠侯顧興祖坐

逮以不赦命雲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官軍討之賊退保山巔壘石於藤俟官軍至輒斷藤下之莫敢近

交趾不赦命雲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官軍討之賊退保山巔壘石於藤俟官軍至輒斷藤下之莫敢近

此罪亦未嘗不可顧其聽人之自贖豈可不問其願與否而強人使從令無力者轉受無窮之累則是為利起見而非為仁行權矣

雲夜東火牛羊角以金鼓驅向賊賊亟斷膝下木石比明木石且盡眾譟而登斬首萬餘級賊降雲乃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鎮要害初上官饋獻帥幸受之然卒為所持雲聞府吏鄭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污不可復渝將軍新潔衣也當可汚乎雲曰彼且疑奈何牢曰黷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邪雲曰善盡却之由是土酋皆服

九月柳升師次倒馬坡在雞陵關南遇伏死諸軍盡歿升奉命久俟諸軍集至是始抵隘留關黎利與王通已有成言乃偽為國人書詭稱陳氏有後令其下詣升軍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啟封遣使奏聞趣進兵連破關隘數十直抵鎮夷關即雞陵關水升意殊輕賊即中史安字志靜主事陳鏞字叔振恐賊示弱以誘官軍亟言

於李慶請升持重勿輕進時慶及梁銘皆病其強起告升都事潘禔字人且引甯橋事為戒升不為意前至倒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升陷泥淖中伏發升中鏢死從者皆歿其夕銘卒明日慶亦卒

崔聚整軍至昌江遇賊殊死關賊驅象大至陣亂聚為賊所獲誘之降不屈遂被殺官軍或走或死無一人降者安鏞禔及主事李宗昉史無皆死黃福奔還為守關者所獲欲自殺守關者力阻之曰公我父母也公不歸我曹豈敢至此利聞饋白金餘糧以肩輿送出境福

至龍州以賊所遺歸之官冬十月王通棄交趾與黎利盟而還通聞柳升敗歿益懼更啗利和教利立陳暲為陳氏後說言暲實先陳王

之交人欲奉以為後輒立壇集軍民官吏與利盟誓退師因宴利遺利錦綺利以重寶賂通通為馳上表即引兵還水尾交趾舊縣屬歸化州接雲南界

十一月詔赦黎利罷交趾兵悉召文武吏士北還鴻臚寺進黎利與柳升書越一日王通使以利所奉陳暲表亦至詞略相同帝覽之心知其詐然欲藉此息兵乃以表示廷臣命集議張輔曰此詐也請益發兵討之臣期

以一年擒賊寒義夏原吉亦以為不可許而楊士奇楊榮知帝厭兵且前有欲棄交趾語高具因力言許利

立儲非善全之
道向已屢論及
之若由於臣下
申請尤易滋流
弊況其未離極
祿者乎乃宣宗
皇子生甫八日
而群臣請立太
子之疏已紛紛
競陳有何迫不
及待竟至於此
徒知拘古慕名
而不審事體真
不足當一嘆而
況其事出揣摩
迎合耶

便帝意遂決廷臣不敢復爭於是遣侍郎李琦羅汝敬等齎詔撫諭交趾赦除其罪并諭利興滅繼絕意令

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敕召王通馬瑛及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吏盡撤軍民北還詔未至王通已由陸路還

廣西陳智及中官馬騏山壽由水路還欽州官吏軍民得還者八萬六千餘人為利所獲及拘留者不可勝

計交趾南屬二十餘年屢叛屢討及棄地罷兵歲省軍費鉅萬而中國兵威亦稍詘自是遠夷朝貢多不至者

享年生敕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而孫貴妃有寵妃鄉平人幼育宮中有乃陰取宮人子為己子帝以長子

生大喜寵貴妃有加

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為皇太子即英皇子生八日羣臣即上表請立為太子皇后亦屢表請早定國本貴

妃佯驚曰后病瘥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邪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作帝訓成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賢祭祀重農興寧賞罰黜陟刑文治武備御夷藥餌帝自為之序復題

其後以詔子孫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為皇后太子既立帝以春秋母以子貴將廢后而立貴妃召諸大臣言之楊士

奇以為不可翼曰帝獨召士奇至武英殿密諭之士奇曰皇后今有疾惟以疾辭位遜居別宮則進退有禮

帝俞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冊貴妃為皇后胡后既廢張太后常召居清甯宮至正統八年乃崩葬金山天順間

追諡恭讓皇后

宴大臣於西苑在今西華門西明彭時賜遊西苑記西苑在宮垣西中有太液周十餘里池中駕虹梁以通往來橋東為圓臺臺上為圓殿其北即萬歲山山上有殿亭六七所最高處廣寒殿也帝命

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十有八人從遊萬歲山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帝指舟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

大川卿等之力也當是時帝方勵精求治諸大臣亦同心輔政海內漸臻治平帝乃做古君臣豫遊事每首歲許百官旬休選勝宴樂帝亦時遊西苑諸學士皆從問民間疾苦賦詩廣唱朝野稱感

云事

夏四月詔自今官民建言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

閏月遣使撫輯河南流民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官司遣人捕逐

民愈窮困死亡日多帝即遣官撫恤撥廩賑之

王通陳智等及內官馬騏山壽俱以棄交趾罪下獄論死時議以通棄地擅和騏恣虐激變罪為最重然帝皆

不誅長繫待決而已廣興祖先被逮亦下獄沐晟為廷臣所劾帝不問封章示之

五月贈卹交趾死事諸臣

秋七月以顧佐字禮卿太康人為右都御史都御史劉觀雄縣人以貪被黜楊士奇楊榮薦佐康公有威為京師政清幣

革帝立擢佐右都御史賜敕獎勉佐視事即奏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綱肅然佐性嚴毅每旦趨朝

小憩於外立雙膝戶側百僚皆旋折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顧獨坐云都察院吏

訴佐受隸金私遣隸歸帝密示楊士奇曰顧不當舉佐廉乎對曰有之朝官傳稱僕馬新芻資之隸不得不得

半歸使出資免役官得資費隸得歸耕永樂以來朝臣皆然即臣亦然帝嘆曰朝臣貧乃如此因怒訴者曰朕

方用佐小人輒取証之乃以狀付佐曰汝自治之佐召吏更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汝改行吾當貸汝帝問謂佐得大體益喜

八月罷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正統六年始去初仁宗將還都南京命北京諸司悉稱行在事見前復設行後軍都督府及

行部至是罷之諸司行在字至帝巡邊敗烏梁海之衆於寬河在今喀喇沁左翼南源出寬山東流會額爾河入威寧甯遠州界帝次石門驛在遵化州西有鎮聞烏梁海統率部衆

萬餘人已入塞乃留大軍於遵化遼縣今為州而自率精騎三千人二騎持十日糧出喜峯口注見前遇敵於寬河

帝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發烏梁海部衆潰敗人馬死者過半帝親

率百餘騎追奔其衆望見黃龍旗悉下馬羅拜請降明日命諸將搜山谷獲軍器馬駝不可勝計

冬十月命中官郭敬鎮守大同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常云大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

顧惟付之浩數姑息因仍明知

而不為之禁則
傷康寧下之風
伊於胡底尚成
則政體子

來者何人幸勿壞我家事也時內官在邊總兵官畏之惟亨與故議事無所撓亨卒故始縱恣

配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北京是年震者三南京震者七

夏四月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略漕運大臣督漕自此始

詔賊吏不得贖罪御史王翱字允昇言官吏害民蠹政贓犯為甚令官吏罪無輕重運磚復職是貪黷者幸免

廉潔者鮮歡非為治之道也請自今賊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未幾文職有贓罪納米者吏部請降

一級用帝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為立國之大法自今文職官吏犯贓者悉依律治

六月初設鈔關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是戶部以鈔法不行請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字用實等亦言

之乃治兩京水道設關收鈔於是置鄆縣濟甯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在南京潁州在蘇州九江金沙州在湖廣臨清

北新在杭州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冬十月帝製倚闌操賜大臣又諭蹇義等曰薦賢為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懷

戊辰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諡忠靖原吉與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莞

度支俱二十七年時稱蹇夏及是原吉卒贈太師原吉有雅量嘗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先自

禁門有欲無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墜行其謹慎如此

二月下詔寬卹帝以春和將下詔寬卹先諭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寬民間追償畜馬士奇對曰聖念及此真民

生之幸但今當寬卹者尚不止此因請免積欠新芻量減官田租額部符採買當按土宜法司理刑務敦平恕

工匠在京者宜分戶丁之半還家帝悉嘉納命士奇即草勅行之

帝奉皇太后謁長獻陵帝親轡鞭騎導太后輦至清河橋清河注見前下馬扶輦畿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穉皆山呼

迎拜太后顧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帝奉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所業賜鈔幣有進蔬食酒漿

豪強不鋤則不足以安良扶弱
興利除害惟真
循吏能為之至
於慈祥愷悌僅
可論其宅心而
果決剛明必當
濟以治事能吏
循吏雖有兩稱
究歸一轍也必
以豫為勝鍾豈
知治體者哉

者太后取嘗之以與帝曰此田家味也皇帝宜知之扈從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於行
殿太后尉勞之帝還見道中耕者取其耒三推顧侍臣曰朕三推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賜之鈔凡所過農家
皆賜之

夏五月擢郎中况鍾字伯律靖安人等九人為知府賜勅遣之帝以知府多循資格不稱任會雄劇地九郡缺守命大

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乃擢鍾知蘇州及郎中趙豫字定素安肅人知松江莫愚臨桂人知常州羅以禮桂陽人知西安員外郎陳本深有字

源鄉人邵旻知武昌馬儀知杭州二人史御史何文淵字巨川廣昌人知温州陳鼎新興人知建昌等皆賜勅俾馳驛之任其冬復

用薛廣等二十九人亦如之後鍾等皆著聲績有居官至一二十年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一時悉悉稱極盛

馬蘇松鄞郡况鍾在蘇州其為政務勦豪強植良弱興利除害不遺餘力民有死太守民父母之歌趙豫在松
江一意拊循與民休息在職十五年尤以愷悌稱及去老穉攀轅留一履以誌遺愛時論謂鍾為能吏而豫

為循吏云

六月遷開平衛於獨石即今獨石城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北獨石口南本元雲州地明移開平衛于此今設副將同知駐防洪武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接大甯

古北口西接獨石永樂間大甯既棄開平勢孤至是遂徙開平衛於獨石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灣河注俱見前

險邊備益虛

遣使捕畿內蝗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于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

秋八月己巳朔日食陰雨不見禮部請表賀不許

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畿內山東河南淮北屯田尋罷福上言永樂間營建北京南征交趾北伐沙漠資用未

嘗缺之比國無大費而資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征調何以濟之臣請役操備營繕軍十萬人於濟甯以北衛

輝真定以東緣河屯種歲可得米一百萬石帝善之遣郎中趙新等經理福總其事兵部尚書張本言軍民各

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未免勞擾事遂不行

周忱巡撫南畿

如興水利減字

報設倉濟農一

切實心措置善

政頗多誠非苟

且塗飾者所可

省一事則不得

謂之無失蓋多

事固虞其擾民

而刁健必宜於

懲治況南人好

訟自昔已然誠

能處置一二以

警其餘庶奸徒

知所儆跡若一

緊置之不問則

小人益無所顧

忌勢必聞風競

起葉牘日然於

民又何利半至

忱繼胡榮之後

九月以周忱為工部侍郎巡撫南畿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尤甚思得才力大臣往釐之乃用大臣薦

擢忱巡撫南畿兼督稅糧許便宜行事忱浮沉郎署幾二十年稍遷越府長史及是以楊榮薦遂破權用忱至即召父老訪悉逋稅故設法以

次理之時蘇州逋賦最多百積至八而賦額亦較他府獨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餘萬石而官田乃至二百六

十二萬石民不能堪帝屢詔減之忱與知府况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亦以次減民獲甦先是

為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鄉忱笑曰胡卿教旨胡忱

我但云撫安軍民委寄正不同耳及在江南既久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驛從與農夫餉婦

相對從容問疾若為之商略處置其取雖卑官冗吏悉聞心訪納遇長更有能者則推誠與咨盡務盡其長

故事無不舉嘗相視水利督濬崑山嘉定諸浦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為巡撫也始與忱同命者北畿

山東曹弘湖廣吳政由員外郎江西趙新浙江趙倫由郎中河南山西于謙由御史皆擢侍郎為巡撫而忱與謙任最久政績亦最著于謙字廷益錢塘人

冬十月帝巡邊至洗馬林注見前閱武而還

十二月兩京地震北京震者一南京震者四

癸六年春三月命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

夏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二年夏李琦還自交趾黎利遣使奉表謝恩詔言陳暉物故陳氏子孫已絕國

人推利守其國以俟朝命帝知陳氏即有後利亦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復遣使齎敕諭利及其國人令遍訪陳氏之子

孫并盡還官吏軍民及兵器之留其國者利亦再遣使奉表并具頭目耆老奏堅言陳氏無後仍為利乞封帝

乃遣禮部侍郎章啟字尚文會稽人齎敕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利雖受朝命其居國則稱帝紀元順天建交州府為東

司其制度多都清華府為西都分十三道各設承政憲察及總兵使

秋七月帝微行漏下十二刻帝從四騎幸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

帝曰朕思卿一言故來耳越數日帝遣內官問士奇微行有何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幽隱豈能遍洽萬一

冤夫怨卒窺聞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獲二盜如士奇言帝語士奇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明宣宗皇帝

卷一百三

明宣宗皇帝

卷一百三

當不可但因人面計而以救旨

為解則殊礙於理豈知除害安民本非二事去

根莠正所以植嘉禾而保善良

亦豈得不鋤敗類徒高言清淨

而務為姑息養奸又安能盡撫

綏之實邪微行至臣下私

居惟宋太祖之於趙普曾一行

之其意或在於陰行伺察然已

不可為訓若宣宗果思士奇一

言何難宣召入對而必以昏暮

降臨乎迨後武宗雖為故事遂

乃馳騁自如宣府大同盤遊不

反皆宣宗貽謀之不善有以啟

之耳轉漕之法明季屢更迄無良策

冬十月令官軍兌運民糧 北京初建水陸轉漕皆用民運會通河既開陳瑄改用官軍支運造淺船三千餘艘分遣官軍就近輓

運交淮徐德通四倉名曰之運既而官軍多所調遣仍用民運道遠數違期會黃福與瑄董理漕事福請復支運法在四令江

西湖廣浙江江南北諸郡民轉粟於淮徐臨清各倉而令官軍接運至京至是瑄上言民運糧諸倉往反經年

失誤農業若令民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黃福等議行之謂之

兌運又命廷臣議定則例耗米以地遠近為差民有運至淮安兌軍者耗減十之四兌運與支運參行軍既加

耗又給輕齎銀為洪開謂徐呂二洪及會通河諸關盤撥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而民亦以遠運為艱由是兌運多而支運

者少矣

十二月中官袁琦有罪伏誅 琦自幼侍帝恃恩縱肆擅遣內官內使假採辦名虐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

獄籍其家金寶千萬計服用僭侈非法遂磔琦併戮其黨十餘人仍命都察院榜琦罪示天下

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卒諡文幼孜病革家人囑請身後恩幼孜曰此君子所恥不聽及卒贈少保

壬戌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賜中官金英范洪文免死詔

三月復下詔寬卹 帝召楊士奇諭曰卹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卹者乎士奇因請撫流民減稅課察貪吏薦賢

能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按二司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軍民有文學勇略者羣臣察舉以聞極刑家子孫皆

得仕進帝從之

夏六月修天下府州縣倉 巡察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年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

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遵舊制俾旱澇有資從之

作官箴戒百官 凡三十五篇

蓋輸將難問閣之職而龍輓則宜掌之在官若令里老承直富戶充當即使全無苛擾而常賦外已多一力役之征後雖改為支運而尚令民運至中途及陳瑄等議行兌運似乎斟酌變通然不以收納責之有司交兌歸之水次仍令軍民私相授受且兄運與支運兼行法不歸於畫一民間益無所適從強弱不均弊端百出非恤民之善政也

刑賞乃陛下大權免死之券賜諸功臣尚且不可蓋執法則有反汗之虞而曲貸易改杆綱之弊仁義之施且

秋七月揭燕風圖於殿壁帝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燕風圖賦詩一章命侍臣書於圖右而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時也因咏蟲夷中鋤禾日當午句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

八月有誹謗者罪有男子大呼西華門外語涉訛謔守門者執至帝前呼仍不已羣臣請下法司帝曰聖人之世設誹謗木以來諫者此人甯可罪邪釋之

置蘇州府濟農倉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蘇松民輸南京戶部給之石加米六斗周忱請就給蘇松止與船價米一斗餘存米共四十萬石并官鈔平糴米時江南大總忱奉詔令諸州縣以官鈔平糴共得七十五萬石有奇置倉貯之又

每歲民糧起運羨餘存貯在倉者曰餘米皆書諸冊而官掌之貧民借貸及綱運風漂盜奪者皆資給焉秋成抵數還官忱與况鍾定條約以聞帝悉允行名其倉為濟農久之歲有餘羨貧民不能償者多不追取忱在任二十年百姓不知兇荒兩稅未嘗逋負後之巡撫江南者莫及焉

癸丑八年春三月賜曹鼎字萬鍾晉人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鼎初由鄉舉授訓導願就別職改泰和縣注見典史七

年督工匠至京疏乞入試復中順天鄉試及是舉進士一甲第一賜宴禮部進士宴禮部自鼎始

秋閏八月西域貢麒麟

景星見禮官請表賀不許

鉅九年秋八月衛拉特托歡襲殺韃靼阿魯台於穆納山在今烏刺特旗西舊作母納山今改托歡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勅曰王殺阿魯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賜遣之阿魯台子諤博爾濟延舊作阿卜只俺今改來歸

九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還諸將言衛拉特獵所去洗馬林不遠襲之可大克也帝召問楊榮榮對曰陛下屢遣

由此而受困矣
至金莖等本宮
中小監並未聞

猶著微勞有何
勲績足錄竟至
詔書有死且從

而褒美之乎不
知閹宦輩小人
難養若控取得

宜高謹守不敢
干犯少不檢察
則湯侯者有之

沉假以護得縱
之玩紀蹈愆于
明室寵任宦官

之舉至英宗而
大壞宣宗此舉
固已開其漸矣

妄男子敢至崇
門呼訕國有常
刑自當執法

司按律以治初
無庸好異於奇
也執至帝前已

為非禮呼仍不
已則罪更無可
寬宣宗乃比之

設謗本以來諫
釋而不誅既既
不倫有尤過縱

人招諭命其近邊獵牧故感恩而來若擊之是前教誘之矣且彼聞上至必先遁雖擊何益徒失戎心耳乃

止

冬十月松潘番叛都督僉事方政討平之

松潘諸族明史土司傳松潘衛領古藏先結等十八族長官司及空郎龍溪諸寨方輿紀要松潘衛南歸化

關左右有龍番叛帝屢命陳懷討之寇如故乃召懷歸命政與都督將貴討之政至榜諭禍福威茂諸番悉降

惟松潘猶梗化政等連破三十餘寨寇平遂留政鎮守松潘

乙酉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是為英宗遺詔國家重事白皇太后行時太子方九齡外廷傳言太后取金符

入內欲召立襄王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請見太子太后即至乾清宮攜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士奇等伏

謁呼萬歲浮議乃息

罷金銀硃砂銅鐵坑冶免其課

減稅鈔悉如洪武舊額

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卒義忠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及是卒贈太師義與夏原吉聲譽相埒朝議推義善謀原吉善斷有古大臣風烈而義尤厚重

質實善處僚友聞未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為包容上前所言退不敢以語人

罷十三布政司鎮守中官其守備南京鎮守諸邊收糧徐州臨清巡鹽淮浙者如故

加戶部尚書黃福少保參贊南京機務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福以參贊嘗坐隆側然隆待福禮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

不辭福遇事先籌定付隆隆悉從之由是政肅民安遠近悅服

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左右有請垂簾聽政者太后曰母壞我祖宗法第罷不急務斥宮中玩好之物時

時最帝嚮學而已朝廷大政羣臣白太后太后令悉送內閣候楊士奇等議決然後行太后兄彭城伯景都督昇惟令朝朔望母得與聞國政昇素賢士奇等請加委任太后終不許

皆好古而不求
於道之失也

鎮守中官龔唐

世監軍樊政山

壽等教亂交趾

乙事可徵即議

撤除于初政誠

為有益但收糧

巡鹽諸務均係

民生國計亦非

可委任中涓至

南京守備諸邊

鎮守吏儼然參

與軍謀其視各

布政司權寄尤

重正當首行議

罷爾時三楊輔

政不思永靖根

株乃復瞻顧首

尾使尚留明鑒
不久而瑞患復
熾遂不可除崇
海等豈得其咎
哉

尊皇后為皇太后

封弟祁鈺宣宗次子賢妃吳氏出為郕王

封平陽王美圭為晉王 晉自濟熿廢後不立王者已八年至是以美圭紹封

以禮部尚書楊溥復入內閣預機務 溥自四年秋母喪起復至是與楊士奇等復同直內閣

三月放教坊司樂工 凡三千八百餘人

江西盜作亂僉事彭森等討平之 時連年水旱有司不能賑卹大盤山在撫州府樂安縣西北山延袤數十里跨新淦永豐二縣界賊曾子

良等為亂眾至三萬屢撫不服森與吉安知府陳本深率官軍民壯討之本深以計擒斬子良餘眾潰散

詔死罪必三覆奏

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子廟庭

夏五月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葬景陵在天壽山東長陵之北 諡曰章皇帝廟號宣宗

明史贊曰宣宗即位以後更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閭閻樂業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強藩倖起旋即削平掃蕩邊陲校寇震懼帝之英姿睿略庶幾克繩祖武者歟

秋七月太白經天

九月詔四方毋進祥瑞 龍州宣撫司此四川龍州今龍安府是以瑞麥獻有一莖六穗七穗者詔曰今旱蝗相望獨一方稱

瑞如天下饑民何自今有若此類者毋獻

釋御史陳祚字永錫吳人主事郭循字循初廬陵人於獄復其官 宣德間祚請講大學衍義帝怒曰祚以朕為未讀大學邪

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命籍其家逮其親屬同下錦衣獄婦女發浣衣局時拓西內皇城修離宮別館循為刑部

主事極諫帝怒命裹以氈至大內親詰之循對不屈帝益怒手射之亦下錦衣獄至是皆赦復職

明宣宗皇帝

以王振蔚州人掌司禮監明史百官志內官十二監司禮監有提督振攸黜多智事仁宗於東宮宣德初浸用事

帝為太子朝夕侍左右及即位命掌司禮監寵任之太后嘗遣振至內閣問事楊士奇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

令至士奇所謝罪且戒曰再爾必殺無赦自是間數日太后必遣使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議如何施行令具帖以聞

冬十月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十一月戊辰朔日食

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 太皇太后委任三人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

有雅操溫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舍己從人略無擊忤時論

賢之號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嘗自書郡望曰南郡因目為南楊

阿爾台寇甘肅總兵官陳懋擊敗之 阿噶台既死其所立阿爾台王子及所部多爾濟巴勒等為托克托布哈

舊作托都不花今改所竄竄額齊訥外為納款而數寇甘涼至是陳懋連敗之追至蘇武山在涼州府鎮番縣東南左右有蘇武廟因名而還

托克托布哈者元後衛拉特托歡脫級阿噶台欲自立為汗眾不可乃立托克托布哈而奉之實不承其號令也

英宗皇帝

丙正統元年春正月發京軍屯田畿輔 楊士奇言國家歲用糧儲皆自東南轉運軍民勞苦今京軍操練外餘

卒尚多宜令於北京八府屯田可省南方轉運之費從之

三月始御經筵 楊士奇楊榮楊溥請開經筵并擇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侍講之職太皇太后然之

命士奇榮溥及侍講學士王直字行檢等為經筵官每十日會講文華殿宣德前儒臣進講無定日亦無定所至是定于文華殿以月之初二十二

二十二日為講期餘日仍令講讀官四人入講經史

夏五月始置提督學校官 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言比來生員學藝疎淺宜令布政按察二司遍歷考試庶得真

此為誤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